

花非花

那么多年来,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工作和创作上,有时候也问自己,这样是不是太苛待自己了?很多人都劝我,你把节奏放慢点,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我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有时候往往身不由己,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木克”,穿上了一双魔鞋,想停也停不下,只有被渔网绊住了,他才不得不停下。即便绊倒在地上,他的双脚还在空中狂奔,若没有渔网,他就会跑到海里淹死。我说我若是停了下来,网住我的那张网,一定就是一场大病。病倒了,我才可能会什么都不干。不过或许我会抓住生命最后那段时间去写回忆录。

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都得了癌症。一个是我德国的好朋友,是位女作家,跟我合作写过书,她得了乳腺癌。但后来她改变了生活方式,坚持每天锻炼,饮食也调得很好,生活很

有规律,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挺健康的。让人感动的是,这场病使她和她丈夫之间的感情更好了,好到令人羡慕。

还有一位好朋友,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她 and 一位名人的合影,她剃了个光头。因为她长得瘦瘦高高的,看起来

艺术家的苦与乐

王小慧

来很帅,感觉特别好。我发信息给她:你现在玩酷了。没想到她告诉我,她大难没死,正在化疗,所以头发全脱光了。她说从某种程度上是我“害”了她,二十年前,她在国内一家很权威的建筑学专业杂志当编辑,她很喜欢我的论文,就帮我连载,因此我们成了朋友。因为当年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要挑战极限”,她说就是这句话很害了她,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挑战极限。得病后,才

知道自己错了,太玩命了。当然她现在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注意养生健身,经常做做按摩,做做美容,逛逛街,喝喝下午茶什么的,康复得很好。她以自己的前车之鉴严重“警告”我,“必须善待自己”。

很多人觉得我太傻,人说工作是为了生活,而我是相反,生活是为了工作。但我太享受工作和创作带给我的激情和快乐。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别的小朋友觉得学习是一种负担,我却觉得是一种快乐。只要没事做就会嚷着妈妈布置功课,如果妈妈让我画画,看书或弹钢琴我会很高兴,所以大人那时候给我的绰号叫“小闲不住”。

我常说人家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连草都没时间吃,就要挤奶了。但只挤奶不吃草的奶质量会不好,所以,看来我也应该放慢脚步,让自己闲一点,去看看书,看看电影,听听音乐什么的,这样也许创作出来的东西会更好。

风干肉

——拉萨日常

张 苹

风干肉是这个高原漫长冬季里的最大恩赐。我第一次上高原的时候,正值冬天,在安多地区看到秃鹫就行走走在村庄路旁,缩着大大的翅膀,冰雪世界的牧民穿着厚厚的羊皮袍子,不一样的鲜艳粗狂色彩裹着黑色的高大的行走的人,我抖抖索索下车,又被刀子一样的冷风赶进了车厢,高原满是冰雪。我总是疑心这是一个梦境,因为随后展开的日子,所看到的总是有很大的区别,随后的几年,那曲镇就变得整齐划一,那风打在大小如一的石头墙上就仿佛是个另一个城市。

能够跟风抗衡的就是高原坐着的石头,随着这风生成的食物就是风干肉。那曲的风干肉在西藏颇有盛名。

风干肉的形成,是寒冷地带人们需要存贮的食物。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有风干肉这样的传统食物。其实并不稀奇的食物,因为和大漠极寒的气候,粗犷的民风,马背上的悲歌这样的意境相连,所以它总是不羁的,带血地生食。根据幻象,人们用装饰了松石的刀子片出一块块肉,肉带着凝固的血,在帐篷的篝火旁,唱起牧歌,钻进姑娘的帐篷。其实那曲的风干肉是松脆的食物,像肉酥。那曲干肉的好吃,据说是跟冬季极寒干燥的气候有关,也跟一道工序



今天的阿尔巴特街充满了艺术和时尚的感觉,画面蓝色的建筑就是当年普希金的故居



冬天的树 (油画) 高琳

《穿越密西西比》是我在访问美国密苏里大学——这个有着公立大学常春藤美誉的美国名校时所写文章的集萃,是从所有 200 多篇相关文章中选择 70 余篇并进行了修改后的集成。

在美国的日子里,我有过比较多的探访、游历经历。其中,穿越密西西比河的次数当在 20 次以上。我访学所在的密苏里州是密西西比河的内流之处,而我每一次的出去与归来也必然要穿越密西西比河,有几次,

我写《穿越密西西比》

李建新

我漫步在密西西比河畔,用手捧起密西西比河的河水,窥视它的清澈、感知它的温度,在手心里把玩老太阳、在密西西比河的河水里发现自我并极尽联想地在水的投影里寻找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几次,我们泛舟在圣路易斯段的密西西比河上,一边欣赏曾经举办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博会的圣路易斯城,一边遥望河的对岸的伊利诺伊州;我有过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寻找马克·吐温故乡的履历;也有过在最严寒的时候去密西西比河中部茂密的森林里站在

没膝深的雪地上看鹰的专行;万种风情与万千思绪的交汇,让密西西比的概念烙印在了我的心中,具象、深刻、销魂。

密西西比如此地根植于我在美国的光阴,像一个满身风韵与风骚兼具的情人让我魂牵梦绕,它当然是我无法抹去的记忆。另外,有着记者之王之誉的埃德加·斯诺也曾经生活在密西西比流域,他的代表作之一《大河彼岸》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河”给我的触动和启发良多。本书以《穿越密西西比》为名,十有八九是基于以上的一些原因。

我希望能够与更多的朋友们分享我的经历、见闻、感受、思考、快乐、担当、愤怒以及在那个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心情的起伏与变化,文笔虽然羞涩,但心灵的倾诉和沟通是最重要的。

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到底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别,我们能够感知到什么……

《穿越密西西比》的出版与两位先生紧密相关,那就是在 2011 年 9 月、10 月,先后离开我们的我的博士后导师、复旦大学的丁淦林教授和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前院长金冠军教授。正是他们的期待和教诲,促使我在访学期间每天坚持写东西,为了写作,我在美国深入生活,为的是不辜负两位老师的期望。就在 2011 年 9 月初我访学回来以后,两位老师看到我的成果,非常高兴,提出了把这些作品推向市场,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的学术著作之外的另外一本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从美国回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是丁淦林导师仙逝,继则是把我引进到上海大学、并全力资助我访学美国的金冠军院长离去。无法弥补的悲痛是我再也看不到他们慈祥的面容和听到他们对本书的学术指导了。

因此我愿把这本《穿越密西西比》当作一束素净的鲜花,静静地摆放在两位老师远在天堂的门前!

岳父生前家住北京市委党校的宿舍,利玛窦墓就坐落在车公庄大街的党校院中。那个地方公共汽车的站名叫三塔寺,据说先前有寺在此。不远处有家很著名的清真餐馆。我无数次地去过党校,沐着树荫,围着墓地,不知转过多少圈。墓东是党校礼堂,墓北是教学楼。墓墙外有大树,看样子有好几百年了。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明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来华,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1610 年去世。死后神宗“与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利玛窦以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传授西方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传着教,传着西方文明,同时把我国的科学文化成就介绍到欧

谒利玛窦墓

诸雄潮

洲,做着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中国最早版本的《几何原本》,就是他和徐光启合译的。

三塔寺东边一站叫车公庄,在这个先前的中国“庄”里,佛寺、基督教徒墓、党校、清真餐馆,还有更多的过着世俗生活的百姓,就这样和平共处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

中华民族多是无神论者,但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信教的总人数也相当可观。中国有宗教,无国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没能成为国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宗教,有的即便信了,也不见得有对待祖先一样



6 岁就“参加革命”的雷巴科夫,在 22 岁时因为出言不逊而被苏维埃的秘密警察押往西伯利亚流放。卫国战争爆发后,雷巴科夫以劳改犯的身份上了前线。晚年的雷巴科夫说,其实萨沙就是他自己。当他 22 岁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时,他已经开始酝酿《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部自传体小说了。

阿尔巴特街的畅想

——游历影像

刘 沙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中心的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十月革命前这里是俄罗斯贵族和一些著名作家诗人的聚集地。比如街上那间著名的布拉格饭店,就曾经是尼古拉二世的寓所,而阿尔巴特大街 53 号则是普希金的出生地,诗人在这里度过了 12 年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有意思的是在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中,主人翁萨沙·潘克拉托夫竟然是普希金的邻居。雷巴科夫说,因为他崇敬普希金,所以他把“他”的家安在了阿尔巴特街 51 号。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阿尔巴特街成了艺术和奢侈品的代名词,几乎已经没有人会去体味感受它曾经的悲情。1930 年苏联开始了肃反运动,仅阿尔巴特街上就有 300 多人被投入监狱流放西伯利亚。在这 300 多人中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和学生,雷巴科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半个多世纪以后,雷巴科夫告诉了世界,阿尔巴特街上曾经的不幸。

身边是川流不息的人,是艺术家、是时尚的女孩……而我,却在寻找着萨沙、马克希姆和瓦丽娅。因为阿尔巴特街上流淌着他们的青春岁月,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这条街上,我却能感受到那些被过早摧残的年轻生命,依旧在绽放依旧在燃烧……



我是一名退休女警察。因夫妻分居两地 14 年,于 1983 年,我从乌鲁木齐调到静安分局。

我从小在石库门住,上下有 10 来户人家,经常有邻里收到信件,从我懂事时开始,看见有人寄来信件,第一个请求邻居把信封上的邮票给我,我把它剪下放在水中,去掉信封,把邮票晾干,夹到书里本。

1983 年回到上海后,我利用中午休息和假日经常骑自行车到太原路去挑拣盖销邮票,那时是很便宜的,低面值 1 分钱、2 分钱,高面值 5 分钱就能买到,至今我还保留着红楼梦、台湾风光、京剧脸谱等盖销邮票。

1991 年分局成立了集邮协会,我当上了秘书长,并团体加入上海市集邮协会,经常参加集邮协会邮展等各方面的工作,看到那么多集邮爱好者展出自己

的邮集,并到全国邮展、国际邮展、世界邮展参展,有的甚至得高奖回来,我好羡慕他们。

上海集邮协会经常组织各级基层协会秘书长在青浦邮电培训中心培训集邮爱好者和评审员,1993 年我拿到了上海第一批评审员培训合格证书。集邮家唐无忌也经常对我们说,集邮、集邮一定要有邮集,否则就不能算真正集邮。

集邮是知识和友谊的桥梁,随着集邮知识的不断积累,使我对集邮的兴趣与日俱增,同时也感到快乐。例如,根据我的职业,我做了第一部 5 框的处女作“警察”邮集,我将有 100 来个国家不同类型的警察邮票和邮品收集好放在那部邮集里,把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交通事故、

集邮给我带来快乐

宋林珍

火灾事故的发生以及制止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工作过程中展现出来。这部邮集在公安部、外交部邮展及上海集邮节竞赛邮展中获得镀金奖,在全国新人新作中获得二等奖。

我的第二部 5 框作品是“运动场上巾帼”。第一届奥运会是不让女子参加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妇女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随着世界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奥委会开始接纳女性参加奥运会。世界女子竞技体育运动的兴起,促进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崛起;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发展,又促进了世界女子竞技体育的腾飞。全世界的姐妹们,在女性特有坚韧和顽强拼搏精神外,也在竞技体育

赛场上为妇女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我在这第二部邮集中各种邮品和邮票突出了女子运动员。从女运动员各种项目中,突出巾帼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

我是个女人,结过婚,生过孩子。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女人始终担负着孕育、繁衍后代的艰巨任务,在世界上母亲的爱才是真挚的、伟大的,无怪乎人们要说世界上唯有母亲是最幸福的人,母亲在各国文化中均是被歌颂的对象。我编的邮集《母爱》朋友看了都说好:从走进恋爱的“性”福开始,不久新生命诞生,慈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着婴儿,让其不断发育、成长,在孩子面前母亲就像阳光和雨露……

“虹口集邮茶座”至今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明请看本栏。

集邮之乐